



本土文本

## 一杯白开水(小说)

□曹剑

会议进行前,局长喊来他的助理:“把我那云雾山茶拿来,每人沏一杯尝尝。”

“哇,云雾山茶,那可真是好茶。”

“我也喝过,那个清香哟,别提了。”

科员们侃开了。我是南方人,从小就有品茶的习惯,对云雾山茶早有耳闻,知道是在清晨初雾时,采摘云雾山最嫩的茶叶烤制而成,喝时有清晨空气的清香、朝露的凉爽。此刻,口水从我的喉管漫到舌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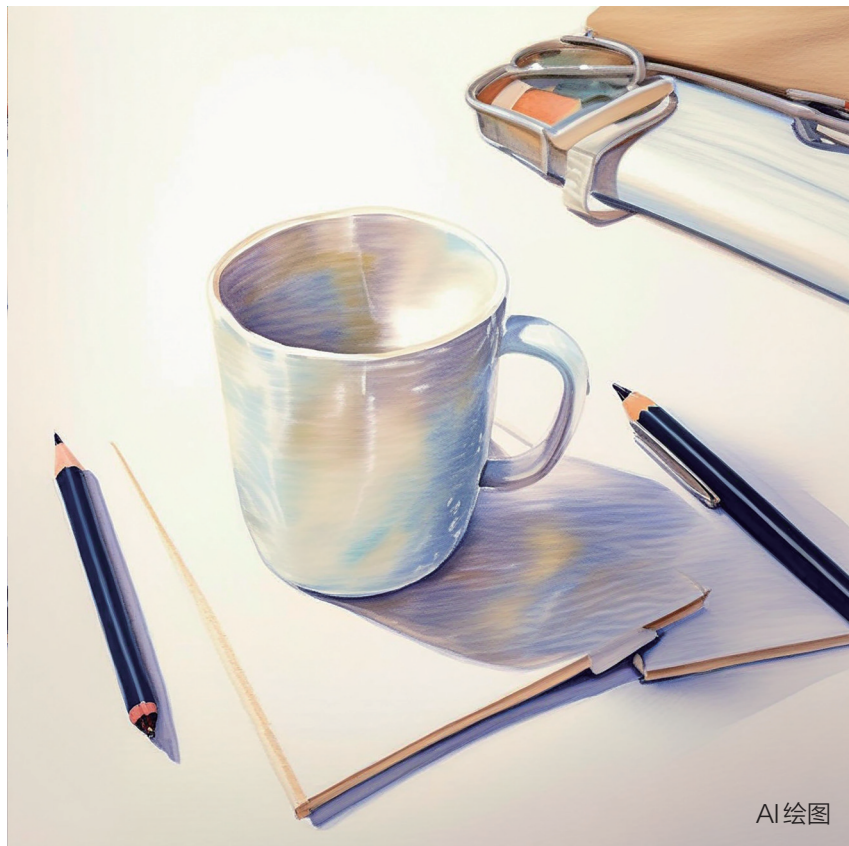
助理很快将沏好的茶摆上来,局长的,副局长的,几位科长的……还有几个像我一样,临时借调到机关学习的科员。我焦急地等待着,脑子急速旋转:助理会不会也给我沏一杯?这不仅仅是个面子的问题,更重要的是,我喜欢茶,我想品一品局长的云雾山茶。

助理的动作又轻又柔,使我感觉时间过得格外慢。许久,助理移步到我身边,在我胸前也摆了一个青花瓷杯,与领导和其他几个科员一样,我也拥有云雾山茶!我眼前立马出现家乡那云雾缭绕的茶园,出现那沾满露珠的尖尖嫩嫩的茶叶。我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。

会议开始了,由局长主持。局长的

声音抑扬顿挫,听上去古典、悠远。他讲话时,习惯性地拿起水杯,“滋滋”地品着茶,椭圆形桌子四周的副职,还有科长科员们,也随之“滋滋”一片。

我记录局长的指示。我见局长说话停顿过长,便放下笔,伸手去端茶杯,手刚触到瓷杯,副局长又作指示,我不得不缩回手,拿笔记录。副局长话音一落,“滋滋”的品茶声变成赞叹声。他们闭眼,呵气,说道:“哎……好茶!”“哇……名茶就是名茶!”望着他们陶醉在云里雾里的神态,口水又一次漫上我的舌尖。这时,我想到了左手,我有一只左手!我在用右手记录的同时,伸出左手,刚触到瓷质的杯,便触电般缩回来。身在基层,第一次到市局开会,第一次以记录员的身份,坐在会议室,就这样一手端茶杯一手写字,一副懒散的样子,领导们会怎么看我,我以后的工作又将怎么办?但我太想喝这杯茶了。我只有耐心地等待机会。这时,局长提出一个问题,让大伙儿思考,认真发言。会议立马鸦雀无声。我急忙放下笔,伸手抓茶杯,我原本很小心,却在揭茶杯盖时,弄出一声脆响。这脆响在众人的沉默中格外刺



AI绘图

耳,我感觉到他们的目光都向我射过来。我放下茶杯,装作是不小心碰出声响的样子。然后,我坐直腰板,低头,眼睛盯着记录本。我暗暗责备自己没出息,在这种场合,局长助理只是礼节性地给我倒杯茶,而我,也许根本就不应该喝。

几分钟后,局长、副局长和科长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,会议室热闹了。“滋滋”喝茶声,对好茶的感叹声与杯里升起的水汽,在会议室弥漫开来。助理不失时机给领导续水。他没给我倒,他像是知道我没喝。他不知道,我一直在寻找时机,我边记录边等待。这时,局长的声音突然而起:“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,大家有没有需要补充的?没有就散会。”副局长和几位科长就站起来,纷纷往外走。机不可失!我像做贼一般,用眼瞅着领导们移动的身影,见没人注意我,凭感觉伸出手去,揭茶杯盖,端茶杯。这一次,我的手特别争气,杯与盖没有碰到任何声响。我轻轻地呷了口茶,闭上眼,等待那份清香。然而,茶竟不是那样索然无味。我睁开眼,原来手中竟是一杯清澈见底的白开水。

局长没走,他依然坐着。他坐着,我们小科员自然不敢走,离去的

是副局长和几位科长。局长又品了一口茶,闭目,气定神闲。然后,他放下茶杯,问我们:“这茶怎么样?那位说说,茶味道如何。”

“茶很好。”

“茶不错。”

“真香,我从未喝过这么香的茶。”

几位同我一样从基层临时借调上来的科员,低眉顺气地说。会议室短暂的寂静之后,我站起来说:“报告领导,这茶淡然无味,因为它就是一杯白开水。”

局长笑了,他哈哈大笑,说:“这就对了。你们几个科员的水杯里,都没有茶叶,你们面前都是一杯白开水。告诉你们吧,这个会,除了开会,还有一个内容:局里想在你们几个区县借调上来的人员中,挑一名党委秘书。李忠诚,就是你,你敢说真话,领导身边需要你这样的人,你一会就去办理调动手续。”

李忠诚是我的名字。

我愣在那里,像是做了一个白日梦。我急忙弯腰,端起茶杯,来掩饰我内心的繁复。我喝了口茶,其实是水。无色无味的白开水,此刻,竟然有那么一缕芳香、一丝甘甜。

## 出吕四港钓带鱼(散文)

□天凌

一个秋日午后,热爱夜钓的启东友人找了一条渔民朋友的船,邀请我一同出海钓带鱼。她骄傲地说:“全世界就咱们吕四带鱼最是细腻鲜美,出水的时候像一条闪着银光的腰带,鱼身雪白,那层银膜还是带七彩偏光的,而且,一年当中,就十月与十一月份的带鱼最好吃,因为要过冬,带鱼都养得又肥又鲜。”

渔船在晚霞的粼粼波光中出航,船老大加大马力,朝探明鱼情的地方驶去,他一面掌舵,一面交代了带鱼“昼伏夜行”的习性,这种鱼不喜欢强烈的阳光,所以正午时分会潜伏在深水中,基本是钓不到的,过了下午四点,东海开始涨潮的那两个小时,是带鱼跃出水面觅食的高峰期,只要发现猎物,带鱼的背鳍就急速震动,身体猛地弯曲,扑向食物。黄昏时分,带鱼这种凶猛又饥不择食的状态,给了我们大显身手的好机会。

朋友带来满满一饭盒斜切成段的秋刀鱼,用来作钓饵,她还额外准备了鱼肉,准备“打窝”,吸引带鱼闻香而来。到了钓点,停了船,我们正手忙脚乱地挂上钓饵,却见船老大只在钓钩上装上一块小小的铁板,就准备甩竿、放线了。

我好奇地摸了摸他的“假钓饵”,

问:“这一小块铁板,也能让带鱼上当吗?”船老大笑着解释:这可不是普通的铁板,是照着小鱼的样子裁割的。玩海钓的人,会根据水色和天气来选择不同颜色的铁板,大海清静宁静时,选择银白色的铁板,水色浑浊时,要选择红色或者黑色的铁板;天气晴朗时,选择带反光效果的铁板,带鱼才会“刷”地一声逼近,天气阴沉时,要选择有发光效果的铁板,带鱼才看得清钓饵的摇摆。甩出鱼竿后,要先让铁板沉入水底,沾染海底淤泥特有的气息,掩盖“假钓饵”的生铁味道,然后再缓缓地摇动摇铃,慢慢地把铁板拖回,让铁板在水中来回摆动,仿佛活鱼一般,就能吸引带鱼上钩。

说时迟那时快,鱼竿似乎被什么活物触动了,船老大腮帮上的肌肉抖了一抖,暗喝一声:“来了!来了!”气氛马上紧张起来,他马不停蹄地收线到近处,猛地一提,一条银亮的带鱼卷着尾巴被带到半空中。

与我们平常在菜场买到的带鱼不同,这条带鱼头小、体型瘦长,一双小黑眼睛晶莹剔透,船老大指给我细看:带鱼的黑眼睛周边有一圈白色,它面积越小,带鱼的眼睛看上去越黑白分明,味道越是鲜美。另外,带鱼的头部最好是流线型,比较瘦和窄,小脑袋带鱼生

活的水域都比较凉,冷水鱼的肉质好过

高温海域产出的大脑袋带鱼。船老大从冰柜里铲出碎冰,赶紧把刚钓起的这条带鱼,放到冰块上去。他让我按一下带鱼的背部,我发现,这条带鱼别看瘦长,背部特别厚实有弹性,而且摸过带鱼,手上有油润感,说明鱼的肉质十分紧实,尤其适合做干煎带鱼。

自从船老大有了“进项”,同船的人也接二连三钓起鱼来。带鱼出水时奋力翻卷,海水溅了我同伴一脸,但每个人都不以为意,鱼的弹跳声,收紧摇轮上的钓线的摩擦声,猛提钓竿时的惊叫声,此起彼伏。一会儿,朋友惊呼,收上来的是空竿,一条狡猾的带鱼啃断了挂鱼钩与钓饵的子线,叼着美味的秋刀鱼,逃之夭夭。

不知为什么,朋友的失败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。虽然大家在玩海钓,但能够脱竿而去的对手,一定是让人敬佩的。那真是一条机警万分的吕四带鱼啊,它正准备沿着海岸线向南作越冬洄游,就在误入人类陷阱的那一两秒,它做出了神妙的判断,与机智的回应。

吕四渔场隶属启东市,是我国著名的四大渔场之一,离上海只有一江之隔。这地方为何叫“吕四”?相传,此地

## 坚守的钟表匠(散文)

□唐军

周末,我在收拾书房的时候,竟然发现了一个闲置已久的“宝物”,一块足有二十多年的“雷诺”手表,想起它的来历,内心一阵唏嘘。它是某国企成立之时赠送的纪念品,如今旧物尚存,那家国企已于数年前消失。

自从手机代替手表之后,我的手腕就空了。看着手里的旧物,我忍不住擦去表面的灰垢,更不忍让它就此沉寂,捧起它,急急地朝中街走去。

一路上,脑海里寻着钟表店几十年的模样。我想起初中时每天经过的那个钟表摊,摊主是位四十岁左右的汉子,他清晨搬出桌椅,开始一天的工作;我傍晚放学时,他又拾掇工具,为的是收工。他工作的起点和终点和我总是不期而遇,现在想来,他的心里一定有个精确的时间刻度。

中街是小城一处繁华之所,几十年来,汇聚了各式商铺,在我的记忆中,这里曾是粮油、布匹、钟表的集散地,街角有冰糖葫芦的吆喝声,赤豆冰棒叫卖

声,路边还有拉着板车卖水果的大叔,守着煤炉煮茶叶蛋的大妈,一幅市井图犹在眼前。今天,市井还在,街角的人和物已非。

在中街一家商场的北墙根,一个小小的门面,就是“老吴钟表”的新址,他几十年未曾离去,只是工作地点从街头搬进了屋内。

把手表交到老吴手里,只见他戴上一只独特的工具眼镜,看着他使劲扭开手表的后盖,然后把全部心思都托付给了手中的小镊子、小钳子、小起子。他用最轻微、最精确的动作,拆下锈蚀的旧电池,看着这情景,他忍不住说道:“可惜了啊!”说着话,他用一种液体轻喷表壳,用细小的布条把锈迹擦拭一新,他轻声问道:“电池有两种价格,一种二十元,一种三十元,贵点的,我包你一年!”“三十的吧!”就冲他这手艺,我觉得贵点是值得的。老吴迅速从抽屉里取出微小的电池,熟练地装上、拧上、合上。他的行云流水,让我有一种透不

过气来的感觉,不敢相信他那粗糙的大手能梳理头发般的游丝,能控制住那微小的齿轮和电池。

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,也没用太久的时间,老吴就让手表恢复了精确,孤寂的指针,又重新行走在荒芜已久的表面上,间或发出沙沙的声音,像是对生命的回应。面对我的惊讶,他只是简单地说,这修钟表的手艺就像绣花一样,得静心、细心,才能让时间精准。我开玩笑道:“你真不是会绣花?”在我们当地,确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绣花厂。他抬头看我,“被你说了准,我真的在绣花厂里干过一段时间,只是……”老吴欲言又止。他合上了嘴巴,双眸却道明了一切,我从他那双看得见细微之处的眼睛里,看到的是清澈,是坚毅,江南小城几十年的过往,就在他眼里缓缓流过,流向时间的深处。

钟表的手艺,其实是一种隐喻。老吴的准时准点,不紧不慢、静心如水,像流淌的时光,温柔了内心,抚平了岁

月。手艺,从来就不只是一种活计、一种技巧,在匠人的内心深处,已植入了手艺蕴藏的思想精神和行为意识,已牵引于手艺蕴涵的古老哲学。

显然,达到这样的境界,是因为手艺人领悟到手中碰触与抚摸的物件是会说话的,甚至是有生命力的。人总是怀旧的,什么消失就怀念什么,什么消失得越快便怀念得越迅速,就像手里这块手表,虽然旧了、氧化了,可是在老吴的手里,可以将时间的发条拨回,那个周而复始的周一至周日,终究永恒不变。

在我看来,中街的一切可以精致奢华,唯有“老吴钟表”须保持一份淳朴。人与钟表其实是相似的,很多时候,人生的发条,或是铆过了劲,或太过滞顿,让我们错乱了时刻,唯有纯粹的钟表匠,为我们提供真实的时间标识,在快与慢之间,获得心灵平静和安稳,从这一点看,对于钟表手艺人,我们不应只是简单的尊重,还应有珍惜、感恩。

江海新韵

大地之书:  
苍茫与壮美(组诗)

□萧萧

◎黄河口,木栈道的慢光阴  
黄河没有了脾气。在这里  
它抽取了天地空明的一张纸  
湿润地写下自然恩典  
写下宽荡的慢

木栈道,深入湿地的脚踪  
每当有人走过曲折处  
就有野鸭,灰鹤溅起水声  
让幽静的时光  
蓦然惊慌

适宜伫立,适宜注视着  
黄河柔慢的水波  
放下内心的执拗与困惑  
到了入海口,黄河懂得宽广  
是一种闲适之美  
它身上的疼痛和伤疤  
正渐渐消弭

◎春风中的水长城  
春风一吹,水长城巍峨、绵长的  
身姿

有些细微的颤动  
仿佛从久远而沉重的梦中苏醒  
还来不及询问鲜艳的春天  
今夕何夕

天地在澄澈的瀛明湖中  
放下宁静,自由和宽宥  
而水长城交出斑驳的倒影  
让激池、柔暖的湖水,一点点  
濯去

历史留下的锈痕

有谁明白它的心迹  
——孤寂的坚守,荒芜的沧桑  
一颗苍茫,遗世的壮心  
它把身体投在瀛明湖  
是为了渴望已久的柔情与抚慰  
不让世人看见纵横的泪水

群山青翠,鸟语花香  
此刻春风浩荡,一袭明媚的  
轻衫

披在水长城的肩上  
世间美好的事物缓慢归来  
连它巨大的沉寂和衰老  
看起来,也那么幽深、曲折而  
美好

◎仰望药王山

仿佛有股草药香气,沁人心脾  
登上山,亲近松柏和草木  
一颗世俗的心,便很快断了  
病根

恢复健硕与清新

一座灵秀的山,氤氲成人间  
一剂巨大的药方  
而药王孙思邈,在烟雾缭绕中  
将济世救人的慈悲,遍洒于  
广袤的生灵

因为大爱,一个人受着千秋  
爱戴

因为悲天悯人,一座山有了  
高尚风骨  
那刻着《千金要方》的石碑  
如一个个道劲,沉重的字  
矗立成丰碑上闪光的铭文

世间需要良药,需要一种  
仰视的精神医治暗疾  
在药王山顶,我沐浴着身  
心的欢悦

并且把一缕宽荡的清风,当作  
治愈灵魂的药引

◎善卷垅的风声

一股细密的光泽  
从枉渚流入广厚人间,一座  
山的德行  
拓印出一个民族的心灵芬芳  
善卷垅有丰美的田地,善良  
的人民

还有宽大的晨昏,日月与草木  
他们浑身朝气,一起凝成蓓  
蕾的清新和优雅  
将小小的王国  
安放在纯净、祥和的春天

高山仰止。善卷,一个名字  
献出他的灯盏

而善卷垅端坐在美德的中央  
以低垂的眼脸  
挽起昏暗中可贵的光束

微风吹过,吹进每个人温慈  
的心田——

善卷垅里的生活,不只是一  
块美玉  
如矜持的风声,轻轻走过洗

耳滩  
领取了高尚、剔透的箴言

◎塘栖古镇的月光  
塘栖是一把高古的琴  
弄堂幽长,仿佛一根根颤动  
的弦

拨动我窄小的仰望和怀旧

月光明澈,以柔细的纤指  
弹出旷美绝伦的清音  
我的心,敲着激越的小鼓  
在窸窣风声里,回到明朝盛景  
一夜优雅的流连和尽欢

少女  
此夜多安静,弄堂如矜持的

我在她幽深的内心,往返穿行  
看见一只明晃晃的瓷瓶  
反射着经久、清幽的光  
将绵长不尽的眷恋与柔韧的

风骨  
镌刻在小小的塘栖

◎爱上牛背梁的草甸  
梁脊上,无边的草甸肥美  
仿佛巨大的地毯,泛着翠绿

光泽  
铺在峻岭,铺在光头山坚硬

的身上  
使它温和,内心柔软  
怀着自然的慈祥

不见荒凉,不见人间呜咽  
空旷的风一阵阵吹送幽寂  
深入草甸低矮的体内,我看  
见一股火焰

从这边  
蔓延到远处苍茫的山冈

云朵飘荡,洁白的细语  
宽慰草甸温暖而忧伤的心  
它们自由、相爱,没有杂念  
天地间只有绿色与白色,遥

相呼唤  
一种纯粹的大美,荡漾于神明

落下了思念,带走一匹草甸  
的丝绸  
从现在起,我知道锦绣与生

命  
它们辽阔、壮丽的质地,不生  
在别处  
只静卧在牛背梁宽广的额头

◎宜春台,抬高空茫的心  
尘世中树起的信仰,如一枚  
银针

经过二千年磨挫  
越来越亮,在宜春台隐忍的  
心里

不住闪着光

高迈的身軀挺起来,人间的  
风景  
可一览无涯,浩渺壮美——

江山啊江山,此刻在宜春台前  
如此宽阔、具体,多娇得令人  
潸然

一颗古老而强劲的心脏  
端坐于宜春千年繁华的中央  
豁达的气度,开放的眼界  
将激越、大气之宏美,镌刻在  
苍茫风云翻卷的史册上

登台望远,我借宜春的肩头  
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放逐与涤荡  
而接下来,告诉宜春台  
这场短暂的窥见  
已不能让我返回低矮的民间

◎张家界,十里画廊  
时光有刚硬的棱角  
在十里画廊,山峰的姿态  
不是面向人间  
而是朝着天空空旷的宫殿

奇峰异石,惟妙惟肖  
我们看到的  
神来之笔,仿佛自然的大手  
轻轻将岁月雕琢

往深处走  
山谷越幽寂  
携带着绿岚气的风  
吹亮一盏盏昏暗的心灯

此时,一个沉醉的人  
被耸立的石峰  
削去尘怨与悲恸  
剩下小小的一汪清凉  
漾着禅的墨香